



掃盲課外讀物

一棵白菜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一 棵 白 菜

解放军通俗读物编辑部编

*

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饵胡同73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051号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

*

总号0906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张 5/8 字数6,000

1956年9月第一版 1956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3,000

统一书号: T7008·15

定价: (5)七分

1822
C242

目 錄

一棵白菜.....	李儒珍 (1)
一壺水.....	周廣义 (3)
天鵝蛋.....	鄭大棋 (6)
雨衣.....	安 夫 (9)
淡水 (一).....	武 智 (12)
淡水 (二).....	武 智 (15)

一棵白菜

李儒珍

这天演习班进攻。王班长下达了冲(ㄉㄨㄣˊ)鋒(ㄟㄣˊ)命令以后,全班战士都像小老虎似地冲向“敌人”阵地。張新林同志经过一塊白菜地,他小心地迈(ㄇㄞˋ)着大步(ㄉㄞˊ),一蹙(ㄉㄨㄣˊ)一蹙跨(ㄅㄨㄣˊ)过去。蹙台又高又寬,累(ㄌㄟˊ)得他呼呼直喘(ㄉㄨㄣˊ)。他四下一打量,同志们都冲在前面了;心一着急,脚下一忙乱,把老百姓的白菜給踢(ㄊㄩˊ)倒了一棵(ㄅㄛˊ)。当时他就觉得像有誰割了他一塊肉那样难受。他想停下把白菜扶起来,但他又好像听到激烈的槍声和炮弹的爆(ㄅㄞˊ)炸(ㄗㄨㄣˊ)声……不容他多考虑(ㄌㄟˊ),他加快步伐(ㄟㄣˊ)端(ㄉㄞˊ)着槍冲上去了。

休息号响了,張新林連一口水也沒顧得喝,满头大汗地跑到那塊白菜地,找到那棵被踢倒了的白菜,輕輕地扶起来,培(ㄉㄨㄣˊ)上土、澆(ㄉㄞˊ)



張世簡 作畫

上水。他在家也是種地，他知道種一棵白菜，也要流許多汗、費許多力氣的。他望着那棵稍(尸)微(X)有些枯(歹)萎(X)的白菜說：“我一定得(為)把你救活！”

從這以後，每天演習的休息時間，他都要來看看這棵白菜。太陽太毒了，他就用樹枝給它遮(虫)蔭(1)；地干了，他就澆些水。一來二去，這棵白菜不但沒枯死，相反地長得比別的白菜還高呢。

一 壺 水

周 廣 義

部隊向戈(ㄍㄜ) 壁(ㄅㄧ) 灘(ㄣ) 行進已經是第四天了。天氣熱得很，毛巾上的汗水擰(ㄋㄥ)在地上，就像滴(ㄉㄧ)到烙(ㄌㄞ)鉄上似的，立刻蒸發了。經過八十里的行軍，每個人水壺里的水都已經喝干，同志們的嘴唇都干裂開來。有的同志實在受不住，就開始喝自(ㄗ)己的尿(ㄋㄨ)。水，成為大家急需的東西了！

營(ㄩ)長把馬讓給了病號騎，自己插在隊列里走。他手里提着一壺水，要同志們喝。雖然他已經走過兩個排了，可是一壺水還是滿滿的，誰也不肯喝一口。他看不行了，就轉回頭來以命令的形式，把水壺交給了一連長。一連長把這一壺水分裝了三個水壺，又交給了各排排長，說：“這是營長給同志們喝的。”

一排長接過水壺就交給排頭，叫往後傳，每個人喝一口。接着一班傳給二班，二班又傳給三



李郁年 作画

班……虽然每个人都渴(渴)得嗓子眼直冒(冒)烟,但是都想让别的同志多喝一口,自己却一滴也不沾。结果,传来传去,水壶又传给排长,里面的水一滴也没少。排长看见这样,就亲自拿着水壶去让小同志们喝。他走到王仁山同志跟前的时候,这个小家伙头一低向前竄(竄)去,排长一把拉住他,说:“王仁山同志,喝口水吧,咱们的路程远着呢!”“排长同志,你已经病了几天啦,今天还没喝一口水,应该你喝呀!”王仁山挣(挣)脱排长的手跑了。

就这样推来让去,谁也不肯喝。后来有一个同志说:

“收容班的同志每天背兩三个背包，汗出得多，讓他們喝吧！”

“連長比我們誰都操心，比我們誰都累，我提議交給連長喝。”另一个同志說。

“送給病号同志們喝吧！他們有的几天都沒吃飯了，还不肯住医院去。”一个同志放高了嗓子說。

大家就这样議論着，后來还是决定給馬車上的病号喝。这壺水又傳到了馬車上。病号同志更坚决，一齐嚷（四）嚷着，誰也不肯接水壺。一个害心臟（五）病的同志紅着臉說：“我們坐在車上就够慚（六）愧（七）的了！再讓我們喝水，我們就不坐車了！”

最后，大家异（八）口同声地說：“还是交給营長喝吧！他領導我們全营行車，誰还能比他更累呢！”就这样，这少半壺水又交給了营長。接着二排、三排也把水壺送來。营長把水倒在一個壺里，仍然是滿滿的。营長拿着水壺，望着同志們挂（九）滿汗珠的臉和干裂的嘴唇，激（十）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同志們虽然都沒喝一口水，可是都覺得比喝了水還痛快。大家的勁(力)頭更大了，終於沒有一個掉(力)隊的，勝利地到达了目的地。

天鵝蛋

鄭大棋

今年夏天，唐志倫、胡志祿等四人，到青藏公路的黑河宗去執行任務。路過格馬草原的時候，唐志倫替藏族同胞打死了一只搶吃羊羔的狼。一位阿媽，為了感謝唐志倫救活羊羔的情義，送給他五個天鵝蛋。按着藏族同胞的習慣，假如不收下，就是失禮的，唐志倫只好收下了。

唐志倫看着這五個又圓又大的天鵝蛋，每一個比鵝蛋要大七八倍。他是多么高興啊！他想：他們由拉薩出發的時候，為了叫車多載些器材，四個人只帶了一桶脫水白菜和二斤菜油，伙食是够淡薄的。今天有了天鵝蛋，滿可以美美地調劑一餐了。



鄧克雄 作圖

夜里十一点鐘，到了宿(△×)营地。四个人架帳篷(△△)的架帳篷，生火的生火。唐志倫拿出天鵝蛋，正准备打在盆里，突(△×)然一个念头涌(△△)上來：“我們四个人享(△△)受了，怎么对得

起連隊的战友呢？”他想到去年冬天，三班的同志从太昭(タウ)值勤(チン)回來，捉了三條魚帶回連隊來煮成魚湯的事。就說：“同志們，我們不吃了，把它帶回去，叫大家都嘗(チ)嘗藏族同胞送的天鵝蛋的鮮(シ)味吧。”話才落音，胡志祿忙說：“對，對！我也這樣想過了，帶回去吧。這是我們人民戰士的階級友愛呀！”說得四個人哈哈大笑起來。

當天晚餐，他們照舊吃着那少油缺鹽的脫水白菜。天鵝蛋還是不聲不響地放在唐志倫的掛包里。

半个月以後，他們完成任務回到連隊來了。同志們聽說有了天鵝蛋，都跑來開眼。有的說：“它的滋(シ)味一定比鵝蛋還鮮嫩(シ)好吃。”有的說：“它比鵝、魚都滋養。”有的調皮地說：“吃了天鵝蛋還能長生不老哩！”說的說，笑的笑，好像開晚會似的。突然從人叢中傳出一句話來：“天鵝蛋能用人工來孵(フ)嗎？把它送到動物園去吧！”這話不知是誰說的，全場立刻就沒有聲音了。大家心裡發出一個共同的問號：“天鵝蛋

能用人工來孵嗎？”很久很久，沒有人說話。最后，唐志倫開口了：“同志們，依我看，不管它能不能用人工孵，就送給動物園去研究吧！假如內地的人民看到這樣漂（xi）亮的天鵝蛋，使祖國人民知道咱們祖國的西藏不但有肥美的土地、豐富（fù）的礦（kàng）藏（cáng）、貴重的藥材，還有像天鵝這種珍（zhēn）奇的鳥類。讓我們為偉大祖國的富庶（fù）自豪（há）吧！”大家一听這主意好，呱（guā）呱地鼓了一陣掌，決定設法把天鵝蛋寄到內地動物園去。

邊疆（biān）戰士雖然連天鵝蛋的湯味都沒有嘗到，可是大家的心里都像辦了一樁（zhēng）大喜事那樣高興，這也可看出邊疆戰士是多麼熱愛着祖國了。

雨 衣

安 夫

深夜，風越刮（guā）越大，電光一閃（shǎn），就看見小草（cǎo）房頂的稻草被風吹得直搖，像是馬

上就要被掀(ㄊㄩ)掉。盖着营建筑(ㄅㄨ)材料的大棚(ㄉㄤ)也“呼(ㄆㄨ)啦(ㄌㄚ)、呼啦”地直抖(ㄉㄡ)。接着一声雷(ㄌㄟ)响,雨下得更大了。

哨(ㄆㄠ)兵郭惠德(ㄍㄨㄛ ㄏㄨㄟ ㄉㄜ),跑进草房想叫醒(ㄊㄧ)班长,报告下雨的情况。他把手电刚一打亮,就见班长已经下了炕(ㄅㄤ)在穿靴(ㄊㄩ)子。没等他开口,班长就问:“雨大小?”“不算小,我看咱们的营建筑材料够受。”“走,咱们去看看。”

班长和郭惠德穿上雨衣,打着手电,出去把所有的材料检查了一遍(ㄅㄧ),最后发现:放在檐(ㄧㄢ)下的土木工具,被风卷(ㄉㄠ)起来的雨扫(ㄌㄠ)湿(ㄕ)了。郭惠德跑到屋里拉出一张草席(ㄊㄧ),盖在工具上。可是东西太多,只能遮住(ㄅㄨ)一半。班长又把雨衣脱下来盖上去。

班长回到屋里,刚鑽(ㄉㄠ)进被窝(ㄅㄟ),一滴凉冰冰的水落在他的脸上。接着又是一滴。“漏(ㄌㄠ)雨啦!”他马上打亮手电,往战士睡的地方一看,新战士李洪民(ㄌㄧ ㄏㄨㄥ ㄇㄧ)的被子下半截(ㄉㄤ)已被漏下来的雨水打湿了。他又照了照

房頂，看样子房子还要大漏。战士们睡得正甜，雨还在“的答、的答”地漏。班长再也睡不着了，赶忙爬（ㄅ）起来下了床，从牆上取下所有的雨衣，小心地一件一件盖到每个战士的被子上。

天亮了，雨也住了。战士们睁（ㄓ）开眼一看，被子上都搭（ㄉ）着湿雨衣。李洪民惊（ㄐ）奇地问：“这是怎么搞（ㄍ）的，昨晚上漏雨了？”他又仔（ㄗ）细一看，只有班长的被子上没有雨衣。被子、衣服都浇湿了。他想，这一定是班长给盖的。就又问：“班长，你的雨衣哪儿去了？”班长笑着回答：“我的雨衣，派（ㄆ）它出公差（ㄉ）了！”

班长和战士们洗脸回来，李洪民发现屋檐下搭着班长的雨衣。就问：“班长同志，你怎么把雨衣再到这儿来了，看浇成啥样子！”他说着就去揭（ㄐ）雨衣，但刚揭开又原样盖上。他打量着班长湿了的衣服说：“班长同志，你看你的大衣也漏棉花了，快把我的棉衣换上吧，我还有个棉襖（ㄌ）呢。”班长说：“不用，一会儿就干了。”可是李洪民硬把他拉到屋里去了。

五天以后的一个党、团活动日，正、副（ㄣㄨ）班長和班里的党、团员都到連里开会去了，材料場上就剩（ㄖㄨㄥˊ）下李洪民和另外两个战士。班長他們走了不久，天又下雨了。下起來就沒个完。等班長他們回來，看見李洪民端着冲鋒槍，站在一个盖材料的布篷角下，从头到脚都被雨澆得湿澆（ㄉㄠˋ）澆的。班長就問他：“你的雨衣哪兒去了？”李洪民立正回答：“报告班長同志，剛才我發現盖洋灰的三四層草袋子都湿透了，怕把洋灰澆坏了，我們三个商量一下，就把雨衣脱下盖在洋灰上了。結果还不够用，就把副班長鋪底下的旧雨布也拿出來了。”班長看着这个入伍还不到二十天的新战士，就称赞（ㄉㄢˋ）他說：“好同志，你們做得对，为了保护國家的財產是應該这样的。”

淡 水（一）

武 智

一个多月沒下雨，島（ㄌㄠˊ）上的稻田都裂开

一道道的縫子，海風吹得灰沙直飛，太陽像困火，晒(尸𠂔)得地皮都燙(去尤)人。

山下兩口井全干了，島西面的淡水坑也沒有一滴水。全班同志已經兩天沒有喝水了。沒有水煮飯，只好把米炒熟了吃。昨天，班長王天發用步行机(隨身帶着的一種電話)和駐(世X)在大島上的連長联系，請他們送些淡水來，偏偏又刮起台(去𠂔)風(夏季海洋上突然刮起的大旋風)，送水船不能開來。同志們渴得實在難受，班長和同志們研究結果，想出兩個辦法：一個是把水井再挖(XY)深些；另一個是試用海水煮飯吃。

每天每人一把炒米，忍着口渴又把水井挖深了三尺，但還是滴水不見。井底已是堅硬的岩(1𠂔)石，再也挖不下去了。

挖井回來，同志們累得滿頭大汗，嘴里渴得直冒烟。這時正好炊事員用海水煮好了稀飯，大家都爭着喝。可是稀飯又腥(T12)、又咸(T1𠂔)、又苦。有的喝一口就放下碗，有的閉着眼睛像喝藥似的喝了几口，可是過了一会，幾個同志又都把喝的稀飯嘔吐出來了。

新战士任大治从山上站岗回来，因为两天没喝水，又晒了两个小时，放下枪就晕(ㄣ)倒了，嘴里直冒白沫(ㄇㄛ)子。班长马上叫副班长到刘(ㄌㄧㄠ)老婆婆家去看看，如果有淡水，跟她好好商量商量，借两壶回来。

大家焦(ㄐㄧㄠ)急(ㄐㄧ)地围着任大治，班长给他吃了几粒(ㄌㄧ)仁丹(ㄣㄢ)，他才睁开眼，嘴里不住轻轻地喊着要水喝。同志们都盼(ㄆㄢ)着副班长能快些找点水回来。

淡 水 (二)

武 智

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歌声，班长笑着说：“准是副班长找到水了，要不他两天没喝水，喉(ㄏㄠ)咙(ㄌㄨㄥˊ)啞(ㄧ)得像个破罐(ㄆㄨㄛˊ)，还能唱歌？”这时副班长已经跨进了门，双手举起水壶说：“怎能不乐呢，你们看，满满的两壶水。我提议给任大治一壶，大家喝一壶，每人只许喝一口。”

任大治喝了几口，马上坐起来说：“这水比